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depicting a dramatic scene. It shows a fleet of several large, multi-masted sailing ships, likely junks, navigating through a turbulent sea with massive, swirling waves. The ships are densely packed with figures, and their sails are partially unfurled.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maritime paintings, emphasizing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the scale of the vessels. The color palette is muted, with earthy tones of brown, grey, and ochre, accented by small patches of red on the ships' flags and figures.

鹿鼎記

金庸作品集

金
庸
著



鹿鼎记

第四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鼎记/金庸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4

ISBN 7-108-01259-6

I . 鹿… II . 金… III . 侠义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411 号

目 录

-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
滇池千顷沸波涛 1011
- 第三十二回 歌喉欲断从弦续
舞袖能长听客夸 1041
- 第三十三回 谁无痼疾难相笑
各有风流两不如 1073
- 第三十四回 一纸兴亡看复鹿
千年灰劫付冥鸿 1111
- 第三十五回 曾随东西南北路
独结冰霜雨雪缘 1161



第三十六回	狍鸟蛮花天万里 朔云边雪路千盘	1191
第三十七回	辕门谁上平蛮策 朝议先颁谕蜀文	1221
第三十八回	纵横野马群飞路 跋扈风筝一线天	1249
第三十九回	先生乐事行如栴 小子浮踪寄若萍	1279
第四十回	待兔只疑株可守 求鱼方悔木难缘	1333





公主缩在床角，拉了锦被挡在胸口，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双臂赤裸，显然全身没穿衣衫。吴应熊赤条条地躺在地下，一动不动，下身全是鲜血，右手拿着一柄短刀。

第三十一回

罗甸一军深壁垒 滇池千顷沸波涛

韦小宝晚饭过后，又等了大半个时辰，才踱到建宁公主房中。

公主早等得心焦，怒道：“怎么到这时候才来？”韦小宝气忿忿地道：“你公公拉住了我说话，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语，我跟他争辩了半天。若不是牵记着你，我这时候还在跟他争呢。”公主道：“他说什么了？”韦小宝道：“他说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心里很不舒服。我说皇上若有疑心，怎会让公主下嫁你的儿子？他说皇上定是不喜欢你，有意坑害你。”

公主大怒，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喝道：“这老乌龟胡说八道，我去扯下他的胡子来。你叫他快快来见我。”

韦小宝也是满脸怒容，骂道：“他奶奶的，当时我就要跟他拼命。我说：皇上最喜欢公主不过。公主又貌美，又伶俐，你儿子哪一点儿配得上了？我又说：你胆敢说这等话，公主不嫁了，我们明天立刻回北京去。像公主这等人才，天下不知有多少人争着要娶她为妻。我心里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我实在想跟老乌龟说：我韦小宝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

公主登时眉开眼笑，说道：“对，对！你干么不跟他说？小宝，咱们明日就回北京去。我去跟皇帝哥哥说，非嫁了你不可。”

韦小宝摇头道：“老乌龟见我发怒，登时软了下来，说他刚才胡言乱语，不过说笑，千万不可当真，更加不可传入公主的耳里。我说，我姓韦的对皇上和公主最是忠心不过，从来不敢有半句话瞒骗皇上和公主。”

公主搂住他脖子，在他脸上轻轻一吻，说道：“我早知你对我十分忠心。”

韦小宝也吻她一下，说道：“老乌龟慌了，险些儿跪下来求我，又送了两把罗刹人的火枪给我，要我一力为他遮掩。”说着取出火枪，装了火药铁弹，让公主向花园中发射。

公主依法开枪，见这火枪一声巨响，便轰断了一根大树枝，伸了伸舌头，说道：“好厉害！”

韦小宝道：“你要一支，我要一支，两根火枪本来是一对儿。”公主叹道：“两根火枪一雌一雄，并排睡在这木盒儿里，何等亲热？一分开，两个儿都孤零零地十分凄凉了。我不要，还是你一起收着罢。”说这话时，想到皇帝旨意毕竟不可更改，自己要嫁韦小宝，终究是一句虚话罢啦。

韦小宝搂住了她着意慰抚，在她耳边说些轻薄话儿。公主听到情浓处，不禁双颊晕红，吃吃而笑。韦小宝替她宽衣解带，拉过锦被盖住她赤裸的身子，心想：“怎地大汉奸的手下还不放火？最好他们冲到这里来搜查，撞见了公主赤身裸体，公主便可翻脸发作。”

他坐在床沿，轻轻抚摸公主的脸蛋，竖起了耳朵倾听屋外动静。公主鼻中唔唔作声，呢声道：“我……我这可要睡了。你……你……”

耳听得花园里已打初更，韦小宝正自等得不耐，突然间锣声镗镗响动，有十余人大叫：“走水啦，走水啦！”公主一惊坐起，搂住韦小宝的脖子，颤声问道：“走水？”韦小宝怒道：“他妈的，定是老乌龟放火，要烧死你我二人灭口，免得泄漏了他今日的胡话。”公主更加惊慌，问道：“那……那怎么办？”

韦小宝道：“别怕。韦小宝赤胆忠心，就是性命不保，也要保卫我的亲亲好公主平安周全。”轻轻挣脱了她搂抱，走到房门口，如见有人冲来，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卧房。

但听得人声鼎沸，四下里呐喊声起：“走水！走水！快去保护公主。”韦小宝往窗外张去，只见花园中十余人快步而来，心想：“大汉奸这些手下人来得好快。他们早就进了安阜园，伏在

隐蔽之处，一听得火警，便即现身。”回头对公主道：“公主，没什么大火，你不用怕。老乌龟是来捉奸。”

公主颤声道：“捉……捉什么？”韦小宝道：“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想来捉奸。”说着打开了屋门，说道：“你躺在被窝里不用起身，我站在门外。倘若真有火头烧过来，我就背了你逃走。”公主大是感激，说道：“小宝，你……你待我真好。”

韦小宝在门外一站，大声道：“大家保护公主要紧。”呼喝声中，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将卫士飞奔而至，叫道：“韦爵爷，园子中失火，世子已亲来保护公主。”只见东北角上两排灯笼，拥着一行人过来。片刻间来到跟前，当先一人正是吴应熊。

韦小宝心想：“为了搜查那蒙古大胡子，竟由小汉奸亲自出马带队，可见对大胡子十分看重，勾结蒙古、罗刹国造反之事，定然不假。”只听得吴应熊遥遥叫道：“公主殿下平安吗？”一名卫士叫道：“韦爵爷已在这里守卫。”吴应熊道：“那好极了！韦爵爷，这可辛苦你了，兄弟感激不尽。”韦小宝心道：“我辛苦什么？我搂着公主亲热，好辛苦么？你为此而对我感激不尽吗？这倒不用客气。”

接着韦小宝所统带的御前侍卫、骁骑营佐领等也纷纷赶到。各人深夜从床上惊跳起身，都是衣衫不整，有的赤足、有的没穿上衣，模样十分狼狈，大家一听得火警，便想：“倘若烧死了公主，那是杀头的大罪。”是以忙不迭地赶来。

韦小宝吩咐众侍卫官兵分守四周。张康年一扯他衣袖，韦小宝走开了几步。张康年低声道：“韦副总管，这事有诈。”韦小宝道：“怎么？”张康年道：“火警一起，平西王府家将便四面八方跳墙进来，显是早就有备。他们口中大叫救火，却到各间房中搜查，咱们兄弟喝骂阻拦也是无用，已有好几人跟他们打了架。”韦小宝点头道：“吴三桂疑心我们打他的主意，我看他要造反！”张康年吃了一惊，向吴应熊瞧去，低声道：“当真？”韦小宝道：“让他们搜查好了，不用阻拦。”张康年点点头，悄悄向北京来的官兵传令。

这时园子西南角和东南角都隐隐见到火光，十几架水龙已

在浇水，水头却是射向天空，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便似大喷泉一般。

韦小宝走到吴应熊身前，说道：“小王爷，你神机妙算，当真令人佩服，当年诸葛亮、刘伯温也不及你的能耐。”吴应熊一怔，道：“韦爵爷取笑了。”韦小宝道：“决非取笑。你定然屈指算到，今晚二更时分，安阜园中要起火，烧死了公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预先穿得整整齐齐，守在园子之外，耐心等候。一待火起，一声令下，大伙儿便跳进来救火。哈哈，好本事，好本事。”

吴应熊脸上一红，说道：“倒不是事先料得到，这也是碰巧。今晚我姊夫夏国相请客，兄弟吃酒回来，带领了卫士家将路过此地，正好碰上了园中失火。”

韦小宝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听说书先生说道：‘诸葛一生惟谨慎’。我说小王爷胜过了诸葛亮，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小王爷到姊夫家里喝酒，随身也带了水龙队，果然大有好处，可不是在这儿用上了么？”

吴应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脸上又是一红，讪讪地道：“这时候风高物燥，容易起火，还是小心些好的，这叫做有备无患。”韦小宝道：“正是。只可惜小王爷还有一样没见到。”吴应熊道：“倒要请教。”韦小宝道：“下次小王爷去姊夫家喝酒，最好再带一队泥水木匠，挑备砖瓦、木材、石灰、铁钉。”吴应熊问道：“却不知为了何用？”韦小宝道：“万一你姊夫家里失火，水龙队只是朝天喷水，不肯救火，你姊夫家不免烧成了白地。小王爷就可立刻下令，叫泥水匠给你姊夫重起高楼。这叫做有备无患啊。”

吴应熊嘿嘿嘿地干笑几声，向身旁卫士道：“韦爵爷查到水龙队办事不力，你去将正副队长抓了起来，回头打断了他们狗腿子。”那卫士奉命而去。

韦小宝问道：“小王爷，你将水龙队正副队长的狗腿子打断之后，再升他们什么官？”吴应熊一怔，道：“韦爵爷，这句话我可又不明白了。”韦小宝道：“我可也不明白了。我想，嘿，小王爷只好再起两座大监狱，派这两个给打断了腿的正副队长去当典狱官。”

吴应熊脸上变色，心想：“你这小子好厉害，卢一峰当黑坎子监狱典狱官，你竟也知道了。”当下假作不明其意，笑道：“韦爵爷真会说笑话，难怪皇上这么喜欢你。”打定主意：“回头就命人去杀了卢一峰，给这小子来个死无对证。”

不久平西王府家将卫士纷纷回报，火势并未延烧，已渐渐小了下来。韦小宝细听各人言语，并未察觉打何暗语，但见吴应熊每听一人回报，脸上总微有不愉之色，显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不知他们使何暗号。留神察看众家将的神情，亦无所见。忽见一名家将又奔来禀报，说道火头突然转大，似向这边延烧，最好请公主启驾，以防惊动。吴应熊点了点头。

韦小宝站在一旁，似是满不在意，其实却在留神他的神色举止，只见吴应熊眼光下垂，射向那家将右腿。韦小宝顺着他眼光瞧去，见那家将右手拇指食指搭成一圈，贴于膝旁。韦小宝登时恍然：“原来两根手指搭成一圈，便是说没找到罕帖摩。说话中却无暗号。”

吴应熊道：“韦爵爷，火头既向这边烧来，咱们还是请公主移驾罢，倘若惊吓了公主殿下，那可是罪该万死。”

韦小宝知道平西王府家将到处找不着罕帖摩，园中只剩下公主的卧房一处未搜，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连公主卧房也要搜上一搜，不由得心头火起，一时童心大盛，提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在吴应熊脸前晃了几晃。

这个记号一打，吴应熊固然大吃一惊，他手下众家将也都神色大变。吴应熊颤声问道：“韦……韦爵爷……，这……这是什么意思？”韦小宝笑道：“难道这个记号的意思你也不懂？”吴应熊定了定神，说道：“这记号，这记号，嗯，我明白了，这是铜钱，韦爵爷是说要银子铜钱，公主才能移驾。”韦小宝心道：“小汉奸的脑筋倒也动得好快。”当下笑笑不答。吴应熊笑道：“铜钱银子的事，咱们是自己兄弟，自然一切好商量。”

韦小宝道：“小王爷如此慷慨大方，我这里代众位兄弟多谢了。小王爷，请公主移驾的事，你自己去办罢。”笑了笑道：“你们是夫妻，一切好商量。深更半夜的，小将可不便闯进公主房里

去。”心想：“就让你自己去看个明白，那蒙古大胡子是不是躲在房里。”

吴应熊微一踌躇，点了点头，推开屋门，走进外堂，在房门外朗声道：“臣吴应熊在此督率人众救火，保护公主。现下火头向这边延烧，请公主移驾，以策万全。”隔了一会，只听得房内一个娇柔的声音“嗯”的一声。吴应熊心想：“你我虽未成婚，但我是额驸，名分早定，此刻事急，我进你房来，也不算越礼。这件事不查个明白，终究不妥。除我之外，旁人也不能进你房来。”当即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韦小宝和百余名御前侍卫、骁骑营将官、平西王府家将都候在屋外。过了良久，始终不闻房中有何动静。

又过一会，众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脸边嘴角，均含笑意，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事：“这对未婚夫妻从未见过面，忽然在公主闺房中相会，定是甚为香艳。不知两人要说些什么话？小王爷会不会将公主搂在怀里，抱上一抱？亲上一亲？”只有韦小宝心中大有醋意，虽知吴应熊志在搜查罕帖摩，这当儿未必会有心情和公主亲热，但公主这骚货什么事都做得出，是否自行去跟吴应熊亲热，那也难说得很。

突然之间，听得公主尖声叫道：“大胆无礼！你……你……不可这样，快出去。”屋外众人相顾而嘻，均想：“小王爷忍不住动手了。”只听得公主又叫：“你……你不能，不能脱我衣服，滚出去，啊哟，救命，救命！这人强奸我哪！他强奸我。救命，救命！”

众人忍不住好笑，均觉吴应熊太过猴急，忒也大胆，虽然公主终究是他妻子，怎可尚未成婚，便即胡来？有几名武将终于笑出声来。御前侍卫等都瞧着韦小宝，候他眼色行事，是否要保护公主，心中均想：“吴应熊这小子强奸公主，虽然无礼，但毕竟是他们夫妻间的私事。我们做奴才的妄加干预，定然自讨没趣。”

韦小宝心中却怦怦乱跳：“这小汉奸为人精明，怎地如此胡闹？难道他……他真想加害公主吗？”当即大声叫道：“小王爷，请你快快出来，不可得罪了公主。”

公主突然大叫：“救命！”声音凄厉之极。韦小宝大吃一惊，手一挥，叫道：“闹出大事来啦。”抢步入屋。几名御前侍卫和王府家将跟了进去。

只见寝室房门敞开，公主缩在床角，身上罩了锦被，一双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双臂裸露，显然全身未穿衣衫。吴应熊赤裸裸地躺在地下，一动不动，下身全是鲜血，手中握着一柄短刀。众人见了这等情状，都惊得呆了。王府家将忙去察看吴应熊的死活，一探鼻息，尚有呼吸，心脏也尚在跳动，却是晕了过去。

公主哭叫：“这人……这人对我无礼……他是谁？韦爵爷，快快抓了他去杀了。”韦小宝道：“他便是额驸吴应熊。”公主叫道：“不是的，不是的。他剥光了我衣衫，自己又脱了衣衫，他强奸我……这恶徒，快把他杀了。”

一众御前侍卫均感愤怒，自己奉皇命差遣，保卫公主，公主是今上御妹，金枝玉叶的贵体，却受吴应熊这小子如此侮辱，每人都可说是亏职守。王府家将却个个神色尴尬，内心有愧。其中数人精明能干，心想事已至此，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或能对公主反咬一口，至少也有些强词夺理的余地，当下假装手忙脚乱地救护吴应熊，其实眼光四射，连床底也瞧到了，却哪里有罕帖摩的影踪？

突然之间，一名王府家将叫了起来：“世子……世子的下身……下身……”吴应熊下身鲜血淋漓，众人都已看到，初时还道是他对公主无礼之故，这时听那人一叫，都向他下身瞧去，只见鲜血还是在不住涌出，显是受了伤。众家将都惊慌起来，身边携有刀伤药的，忙取出给他敷上。

韦小宝喝道：“吴应熊对公主无礼，犯大不敬重罪，先扣押了起来，奏明皇上治罪。”众侍卫齐声答应，上前将他拉起。

王府家将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吴应熊确是对公主无礼，绝难抵赖，听韦小宝这样说，只有暗叫：“糟糕，糟糕！”谁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一名家将躬身说道：“韦爵爷开恩。世子受了伤，请韦爵爷准许世子回府医治。我们王爷必感大德。世子确是万分不是，还请公主宽宏大量，韦爵爷多多担代。”

韦小宝板起了脸，说道：“这等大罪，我们可不敢欺瞒皇上，有谁担待得起？有话到外面去说，大伙儿拥在公主卧房之中，算什么样子？哪有这等规矩？”

众家将喏喏连声，扶着吴应熊退出，众侍卫也都退出，只剩下公主和韦小宝二人。

公主忽地微笑，向韦小宝招招手。韦小宝走到床前，公主搂住他肩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阉割了他。”韦小宝大吃一惊，问道：“你……你什么？”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气，低声笑道：“我用火枪指住他，逼他脱光衣服，然后用枪柄在他脑袋上重击一记，打得他晕了过去，再割了他的讨厌东西。从今而后，他只能做我太监，不能做我丈夫了。”

韦小宝又是好笑，又是吃惊，说道：“你大胆胡闹，这祸可闯得不小。”

公主道：“闯什么祸了？我这可是一心一意为着你。我就算嫁了他，也只是假夫妻，总而言之，不会让你戴绿帽做乌龟。”

韦小宝心下念头急转，只是这件事情实在太过出于意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公主又道：“强奸无礼什么都是假的。不过我大叫大嚷，你们在外面都听见了，是不是？”韦小宝点点头。公主微笑道：“这样一来，咱们还怕他什么？就算吴三桂生气，也知道是自己儿子不好。”韦小宝唉声叹气，道：“倘若他给你一刀割死了，那可如何是好？”公主道：“怎么会割死？咱们宫里几千名太监，哪一个给割死了？”

韦小宝道：“好，你一口咬定，是他强奸你，拿了刀子逼你。你拼命抗拒，伸手推他。他手里拿着刀子，又脱光了衣服，就这样一推一挥，自己割了去。”

公主埋首锦被，吃吃而笑，低声道：“对啦，就这样说，是他自己割了的。”

韦小宝回到房外，将吴应熊持刀强逼、公主竭力抗拒、挣扎之中吴应熊自行阉割之事，低声向众侍卫说了。众人无不失惊而笑，都说吴应熊色胆包天，自遭报应。有几名吴应熊的家将留着探听动静，在旁偷听到后，都是脸有愧色。

安阜园中闹了这等大事出来，王府家将迅即扑灭火头，飞报吴三桂，一面急传大夫，给吴应熊治伤。御前侍卫将吴应熊受伤的原因，立即传了开去，连王府家将也是众口一词，都说皆因世子对公主无礼而起。各人不免加油添酱，有的说听到世子如何强脱公主衣服；有的说世子如何手持短刀，强行威迫。至于世子如何惨遭阉割，各人更是说得活龙活现，世子怎么用刀子架在公主颈中，公主怎么挣扎阻挡，怎么推动世子手臂，一刀挥过，就此糟糕，种种情状，皆似亲眼目睹一般。说者口沫横飞，连说带比；听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

过得小半个时辰，吴三桂得到急报，飞骑到来，立即在公主屋外磕头谢罪，气急败坏地连称：“罪该万死！”

韦小宝站在一旁，愁形于色，说道：“王爷请起，小将给你进去探探公主的口气。”

吴三桂从怀中掏出一把翡翠珠玉，塞在他手里，说道：“韦兄弟，小王匆匆赶来，没带银票，这些珠宝，请你分赏给各位侍卫兄弟。公主面前，务请美言。”

韦小宝将珠宝塞还他手中，说道：“王爷望安，小将只要能出得到力气的，决计尽力而为，暂且不领王爷的赏赐。这件事实在太大，不知公主意思如何。唉，这位公主性子高傲，她是三贞九烈、娇生惯养的黄花闺女，便是太后和皇上也让她三分，世子实在……实在太大胆了些。”吴三桂道：“是，是。韦兄弟在公主跟前说得了话，千万拜托。”

韦小宝点点头，脸色郑重，走到公主屋门前，朗声说道：“启禀公主：平西王爷亲来谢罪，请公主念他是有功老臣，从宽发落。”

吴三桂低声道：“是，是！老臣在这里磕头，请公主从宽发落。”

过了半晌，公主房中并无应声，韦小宝又说了一遍，忽听得砰的一声，似是一张凳子倒地。韦小宝和吴三桂相顾惊疑。只听得一名宫女叫了起来：“公主，公主，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

吴三桂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公主倘若自尽而死，虽然眼下

诸事尚未齐备，也只有立刻举兵起事了。逼死公主的罪名，却如何担当得起？”

但听房中几名宫女哭声大作。一名宫女匆匆走出，哭道：“韦……韦爵爷，公主殿下悬梁自尽，你……你快来救……救……”

韦小宝踌躇道：“公主的寝殿，我们做奴才的可不便进去。”

吴三桂轻轻推他背心，说道：“事急从权，快救公主要紧。”转头对家将道：“快传大夫。”说着又在韦小宝背上推了一把。

韦小宝抢步进房，只见公主躺在床上，七八名宫女围着哭叫。韦小宝道：“我有内功，救得活公主。”众宫女让在一旁。只见公主双目紧闭，呼吸低微，头颈里果然勒起了一条红印，梁上悬着一截绳索，另有一截放在床头，一张凳子翻倒在地，韦小宝心下暗笑：“做得好戏！这骚公主倒也不是一味胡闹的草包。”抢到床边，伸指在她上唇人中重重一捏。

公主嚅的一声，缓缓睁开眼来，有气无力地道：“我……我不想活了。”

韦小宝道：“公主，你是万金之体，一切看开些。平西王在外边磕头请罪。”公主哭道：“你……你叫他将这坏人快快杀了。”韦小宝以身子挡住了众宫女的眼光，伸手入被，在她腰里捏了一把。公主就想笑了出来，强行忍住，伸指甲在他手臂上狠狠一戳，大声哭道：“我不想活了，我……我今后怎么做人？”

吴三桂在屋外隐隐约约听得公主的哭叫之声，得悉她自杀未遂，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又听她哭叫“今后怎么做人”，心想：“这事也真难怪她着恼。小两口子动枪动刀也罢了，别的地方什么不好割，偏偏倒霉，一刀正好割中那里。应熊日后就算治好，公主一辈子也是守活寡了。眼前只有尽力掩护，别张扬出去。”

过了半晌，韦小宝从屋里出来，不住摇头。吴三桂忙抢上一步，低声问道：“公主怎么说？”韦小宝道：“人是救过来了。只是公主性子刚强，说什么也不听劝，定要寻死觅活。我已吩咐宫女，务须好好侍候公主，半步不可离开。王爷，我担心她服毒。”吴三桂脸色一变，点头道：“是，是。这可须得小心提防。”

韦小宝低声道：“王爷，公主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将是皇上差来保护公主的，这条小命那也是决计不保的了。到那时候，王爷你可得给我安排一条后路。”吴三桂一凛，问道：“什么后路？”韦小宝道：“这句话现下不能说，只盼公主平安无事，大家都好。不过性命是她的，她当真要死，阻得她三四天，阻不了十天半月。小将有一番私心，只盼公主早早嫁到你王府之中，小将就少了一大半干系啦。”

吴三桂心头一喜，说道：“那么咱们赶快办理喜事，这是小儿胡闹，闯出来的祸，韦兄弟一力维持，小王已是感激不尽，决不能再加重韦兄弟肩上的担子。”压低嗓子问道：“只不知公主还肯……还肯下嫁么？”心想：“我儿子已成废人，只盼公主年幼识浅，不明白男女之事，刚才这么一刀，她未必知道斩在何处，糊里糊涂地嫁了过来，木已成舟，已无话可说，说不定她还以为天下男子都是这样的。”

韦小宝低声道：“公主年幼，这种事情是不懂的，她是尊贵之人，也说不出口。”

吴三桂大喜，心想：“英雄所见略同。”随即转念：“他妈的，这小子是什么英雄了，居然跟我相提并论？”说道：“是，是。咱们就是这么办。刚才的事，咱们也不是胆敢隐瞒皇上。不过万岁爷日理万机，忧心国事，已是忙碌之极，咱们做奴才的忠君爱国，不能再多让皇上操心。太后和皇上钟爱公主，听到这种事情，只怕要不快活。韦兄弟，咱们做官的要诀，是报喜不报忧。”

韦小宝一拍胸膛，又弹了弹自己帽子，慨然道：“小将今后全仗王爷栽培提拔，这件事自当拼了小命，凭着王爷吩咐办理。”吴三桂连连称谢。韦小宝道：“不过今晚之事，见到的人多，倘若有旁人泄漏出去，可跟小将没有干系。”

吴三桂道：“这个自然。”心中已在筹划，怎地点一支兵马，假扮强盗，到广西境内埋伏，待韦小宝等一行回京之时，一古脑儿地将他们都杀了。广西是孙延庆的辖地，他妻子孔四贞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太后收了她为干女儿，封为和硕格格，朝廷甚是宠幸。治境不靖、盗贼戕官的罪名，就由孔四贞去担当罢。